

陸

精綱鑑易知錄

印行

上海錦章圖書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三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東漢紀

孝安皇帝

庚申永靈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

今河南汝南府上蔡縣

侯

自

臨

朝

以來

水旱十載四夷外

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頤川今

南開封

杜根

嘗上書言

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

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

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山中酒家保

家

作保

積十五年平原

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

成詒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為侍御史翊世

傳也

尚書郎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葬和

帝意

陳忠豫廣

詔舉有道終

綱

夏詔

舉有道終

綱

夏詔

加禮如毛

義

弟子數。明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卷十一徵至。拜侍中。包以死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見上卷。

故徙分鄧隴為羅沙。今湖廣長安侯。遣就國。隴自殺。不食。貶平原王翼。河間王子鄧太后徵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故為都鄉。在直隸順天府涿州。侯。是鴈徙封就固不食而死則曷為以自投書甚。人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官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自鄧后即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矣。帝以耿貴人耿姬。凡

寶。監羽林車騎。宿衛。宋氏卷上。

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為列侯。興

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母乳聖女伯榮。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書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上聲穢為惡。方今九德。德見于行者其凡有九也。未事以事。發倖充庭。王聖微賤。得奉聖躬。雖有推舉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祝。託損辱清朝。宜速山阿。母謂王聖。令居外舍。短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書下聖等。皆忿恚。秋八月。以劉愷為太守。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祥者刑期無刑。民端于中其祥。莫大焉之意也。詔從之。

壬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尚書僕射夜陳忠上疏。

曰。

竊聞使者所過。或感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懦僕從數百。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昔韓嫣。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

刑人之誅。

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織上沐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秉副車。從數十騎。驚馳視獸江之刀。望見以為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臣願明主嚴天元。猶言之。尊正乾坤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蓋幾書奏不省。

汝南黃憲卒。

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冀。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闇郎為功曹。錄事。引進黃憲。陳

蕃。憲不屈。薦就吏。闇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

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書卒終。

目。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冀。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闇郎為功曹。錄事。引進黃憲。陳

蕃。憲不屈。薦就吏。闇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州今河南開

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

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書卒終。

目。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冀。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闇郎為功曹。錄事。引進黃憲。陳

蕃。憲不屈。薦就吏。闇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

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闇，未及勞問。聲逆。」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闇曰：

吾叔度，憲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

曰：「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闇，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

泰曰：「奉高闇之器，譬之汎濫。汎，咸上聲。泉旁出曰濫泉。雖清而易挹。」挹，酌也。叔度江濶深廣。若干噴波。畜水曰波。澄

汪汪若干

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高手。」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君，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于前矣。夫以乳母以

班勇班起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上卷。冬，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閭兄於震曰：「李常侍，官宦之家所

重，欲令公辟舉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閭，顯兄。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

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自陳忠薦汝南上周燮、南陽（今河南）馮良學

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鰥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家。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坡，在汝寧府南陽府周燮隱處。

燮曰：「夫修道者，度鐸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東岡之陂

甲子三年春一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自焚

信謠果矣。故特筆書之。

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

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

門不通出入，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至道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

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羸臣戎，而不能誅亞廢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死。

揚震自殺

戴西夕陽亭

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媼。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

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網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今山東府。東昌府王。后讒太子故也。網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去聲。

乙丑四年春。一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

帝崩于葉。

攝。今河南南河陽葉縣還宮發喪。目。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爲

。

南河陽葉縣還宮發喪。目。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虞詡上書

自訟許

孫程救虞

詡許

虞詡左

詡許

虞處士樊

英

張楷謂樊

綱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邵之請也。皇太后閔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放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夜左雄為尚書目司隸校尉虞詡許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禱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闇等百官側目三公太尉司徒劾謝咸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低房刑罰者民之衝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即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戶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遷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升憤乃自擊廷尉奏言曰昔樊噲幾危社稷令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擊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教江屬將作大匠一日之中傳轉考四獄浮陽故城在直隸河間府滄州侯孫程等乞見。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書曰方令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後書黃瓊傳故者易汗是也容容隨眾上下也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奏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也言不避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下難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宜擢在喉舌之官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丁卯二年六月追尊李氏見上卷為恭愍皇后。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令河南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壘山在南陽府裕州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赤色帛五匹東三玄二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居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咨量也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

進退無所據。據李固遺黃瓊書。

卷二十三

三

驅驢負笈

沈景為河間相

探尋定后起太學

術進退無所據矣。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目時又徵廣漢令四川成陽。厚至豫陳漢有都府漢州武昌府。江夏湖廣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固以書迎也。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峨峨同曉音。敲聲易缺皎皎明。白者易洒。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曾陽令河南南樊君。樊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平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師合之子也。少好學。郤為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持也。策筆驅驢負笈。書箱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醒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荀子也。

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令湖廣郴州獻大珠還之。
彬丑森反獻大珠還之。

辛未六年春一月以沈景為河間相。目河間今直隸。王政傲慢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坐伸兩足以手殿上。侍郎贊拜。景峙立也。時音侍士之稱。按膝形如箕也。殿下侍郎贊拜。景峙池上聲。挺然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貴。士之稱。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令。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陞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究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秋九月起太學。目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蔬園。將作大臣官名掌修作宗廟殿寢。翟宅。醡蒲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見上卷。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持被引御。從容辭曰。

立孝廉限
年課試法

左雄限年
察舉法

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顧陛下恩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見十六卷。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議也。其譏何興。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課賦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為四科。甚譏之。尚書令左雄上疏曰。盡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更數相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令俗浸熙。敬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功。苟且莫慶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曲禮四十。請自今孝廉年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文吏課賦奏。賦表副之。再往殿門。正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賦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數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故城在山東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陳蕃。潁川今河南開汝孟府許州李膺。下邳江南淮安府曹縣。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沖帝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鄱

州

陳

球

等

三十

餘

人

得

拜

郎

中

自

是

牧

守

畏

慄

莫

敢

輕

舉

迄

于

永

嘉

沖

帝

察

選

清

平

多

得

其

人

郎頭條便
宜七事

郎頭災異

山陽君

左雄上封事

事京師震拆

同月

李固對策

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諫。舉敦樸之士。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李固對綱目。不書京師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拆同月也。警戒至矣。

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

京師地震

同月

李固對策

見上卷

事

京師震拆

同月

李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
絕圖識

周舉勸左

郭正稱法
真

周舉勸左
雄

中官養子
襲爵
李固奏記
梁商

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灾。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僥。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維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其幸。四曰聲刑德八柄也。周禮天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繹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繹也。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哀帝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平世。取資欺罔。較覺然也。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故風角隅也。謂候四方。四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壁。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行。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自書封鄭眾為鄭鄉侯。而中官封爵矣。于是聽以養子。晉鄭眾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特書曰。初病漢也。見上卷。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自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灾害屢見。現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語哉。商不能用。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以梁冀為河南尹。

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西安。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鳳翔府法真。博通内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地震。十二月還宮。

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自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

良質獨創
所薦

徙李固為
泰山太守

14

遣八使分
行州郡

張綱埋輪

張綱為廣
陵太守

單車詣聖

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盾任韓厥韓獻子為司馬韓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見上卷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藍以見有識知其不終見六卷今得臣舉者匪榮伊長是以不敢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高清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荊州刺史府今湖廣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荊州固到遣吏勞殷問境內赦寇盜前鑿與之更耕始子是賊帥自縛歸首去聲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悉降秦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高賜等贓械賜等重賂梁冀冀文書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從固為泰山今山東泰安府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米弭散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自遣杜喬周舉周相諱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聲州郡巡察也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墨綬三采千石六百石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守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張嬰寇亂揚徐二州見五卷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單車徑詣冀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

蘇章不私
故人

一天二天

真祐御過
地百八十

如仁增孝廉為
震

神禹手劍
富車

皇甫規對
事

皇甫規舟
械之喻

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要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金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逼之。在郡一歲。卒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雄陽令任峻。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刺史蘇章。膠東今平度州。相吳祐。雄陽自王。冀見上卷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今山東東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賦。乃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一天。章曰。今夕蘇孺文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嘗夫掌聽_{司涼州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去具談父言。祐曰。掾硯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去之。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目涼州今陝西行都。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怪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增孝廉為四科。悌從政為四孝。悌為四科之一。則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見上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充。高上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高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貳。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綱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九月。葬憲陵。在河南府。綱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目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攝然。望見太平。而灾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莫。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同者也。若

能平志畢力以度。渡元元。元善也。氏類皆所謂福也。如其急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去聲。祿猶鑿墉牆之

基也。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乙酉歲而崩。謚法幼小。在位一年。壽三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

歲而崩。謚法幼小。在位曰冲。

李固請立
年長有德
太后委政
子固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綱徵清和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目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綱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戚鄧閼之利幼弱。鄧隱立憍帝。閼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蓋能歸國。綱葬懷陵。目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為惡者。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多官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

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沖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弑。壽九歲。謚法忠正無邪。曰質。

海水溢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蠶庵將軍

內成。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目自是八卿皆遣子弟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綱海水溢。目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里。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綱春秋之法。君弑而罪不討。則以國為無人。以梁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罪于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鳩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知。與聞乎。弑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于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至于蟲。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食。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雞也。水居者于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

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餽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也。推也。舉案劾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

獨固喬守
本議

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素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中常侍曾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今直隸保名志平原王冀子時太后欲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昂然。廣戒憚。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不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于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尚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十石列侯司隸郎門羽林士大夫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期盡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猝既躬為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諭以迎順眾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以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國秋七月葬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九月追尊河間孝王平原王冀父為孝穆皇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十月尊母

匱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冀子質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謚法克。敵服遠日桓

日食正旦
黃龍見譙故城在江南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鳳陽府亳州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

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恐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秋論定。策功益封。梁

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恒

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詞也。此其書立皇后梁氏何后。太后果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

蒜坐貶爵為尉氏府尉氏縣侯。徙桂陽。卷上。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使入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梁冀殺李固杜喬

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于漢者。然冀貞烈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于天下。隱忍而死。故謂目于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人臣禮罪孰大焉。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賸失刑甚，宜直書錄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見寶要之忍者，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卷十三
武帝微行
詔舉獨行之士
崔寔政論

桓帝微行
詔舉獨行之士
崔寔政論

宜寫一通
置坐側

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子不疑、梁冀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討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異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肩為河南尹。」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眉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晦。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人謂之弟。書舉獨行終也。綱目一而已。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寔，殖以獨行舉，詣公車。見上十一卷，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人君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宄之胆；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尊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皆無者足以解平城之圍。見十卷，益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脫也。其銜，四牡乘之駕，橫轡，皇路大路也。險傾方將，扣鉗以木勒馬轡，件舟車心也。以救之，豈暇鳴和鶯？鶯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鶯則馬動，馬動則鶯鳴，鶯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矣。昔文帝雖除肉刑，見十二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兗州府仲長復姓，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法之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務究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當施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傳一
時之枉

朱穆為冀州刺史

劉陶上書

朱穆為冀州刺史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飢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教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民飢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閭糧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有至自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潛為王軍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卷見上太學生劉陶等數十人詣闈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違賞則使誠隸富于李豫呼噏吸令平伊顏伊尹化為桀跖夏桀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振懼天網聲伊顏伊尹化為桀跖夏桀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四

通鑑綱目定本

孝桓皇帝

東漢紀

張奐破降

匈奴

張奐以酒醉地

潁州四長

封府許州

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薁鞬鞬肩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南匈奴左薁鞬鞬肩臺耆名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三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諍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處之于此故以名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東羌等破降之。○羌豪遺去良馬二十五金鏹渠金八枚奐以酒醉類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卒好貨財為羌所患苦及真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丙申二年秋以韓韶為贏長邑長耳何以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今山東兗州府兗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極者以韶為贏故城在山東濟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俱頴川人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